

翼装飞行承载的梦想与敬畏

有人说，它圆了人类自由飞翔的梦，让人有了“翅膀”；有人说，它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极限运动，代价历历在目。

几天前，一位年轻女孩生命中的最后一跳，让翼装飞行进入更多人视野。人们惋惜痛心，也试图去了解这项极限运动的魔力、危险以及背后的故事。

“大多数人看到的是新闻，并不是这项运动本身。”悲剧发生后，一位专业的翼装飞行员说。

最后一跳：失事女孩的伞包没打开

18日上午，此前在湖南省张家界市天门山景区失联的女翼装飞行员在天门山玉壶峰北侧下方一处密林内被发现，已无生命体征。

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主任周世建告诉记者，其落地点人迹罕至，搜救人员经过两小时的攀爬才到达。

12日，北京某文化传媒公司在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取景拍摄极限运动纪录片。当日11时19分，参与拍摄的两名翼装飞行员从飞行高度约2500米的直升机上起跳，进行高空翼装飞行，失事女翼装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偏离计划路线，导致失联。

已曝光的视频画面显示，她从直升机上起跳后，开始按设定路线进行高空翼装飞行。摄影师随后跳出跟随飞行时发现，她飞行路线明显偏离，并以非正常飞行姿态急剧下降数百米，脱离摄影师视线和可拍摄范围。

在失联期间，联合搜救队伍在山崖、森林中数日搜索，但因失联翼装飞行员未携带GPS对讲机等设备，加上持续降雨，山内云雾大，能见度低，地形险峻复杂，给搜救工作带来困难。

经后期确认，女飞行员的降落伞包未打开。遗体发现地点海拔高度约900米，与其在空中直升机上起跳的位置直线距离约2000米，相对落差约1600米。

据了解，这名女飞行员曾在国外经过系统的翼装飞行专业训练，有数百次翼装飞行和高空跳伞经验。

翼装飞行：极限运动承载飞翔梦想

亲眼看过这项运动的人会手心冒汗——飞行者身着翼装，纵身一跃，无动力飞翔，然后打开降落伞，着陆。

翼装飞行，分为高空翼装飞行和低空翼装飞行。前者是从4200米左右高度的飞机上起跳，后者则是从悬崖、大桥等地起跳。飞行时所有空中的动作，都可以通过调整身体姿态来完成，包括加速、减速、转弯等。

高空翼装飞行中，飞行者身携主伞和副伞两个降落伞系统，最终预备着陆时，打开降落伞的高度在1000米左右。而在低空翼装飞行中，起跳点不固定，飞行者只使用一个降落伞，且开伞高度可低至离地150米，由于场景复杂，最有



▲ 2019年9月4日，第八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选手在张家界天门山试飞。

可能遇到的风险是航线偏离和突遇障碍物，因此难度要高于高空翼装飞行。

2011年，来自美国的世界顶尖翼装飞行高手杰布·科利斯从2000米高空跳下，成功飞行穿越天门洞，成为世界首位穿越天门洞的翼装“飞人”。

他的这一跳，将翼装飞行带入中国。这项实现人类飞翔梦想的极限运动，也被一些人认为最接近死亡：2011年，32岁的加拿大“飞侠”迈克尔·昂加尔在美国加州发生事故遇难；2013年，41岁的马克·萨顿在阿尔卑斯山脉瑞士和法国交界处身着翼装跃下直升机遇难；2013年，曾获多项荣誉的匈牙利翼装飞行运动员维克多·科瓦茨在天门山试飞时遇难……

突破自我：自由翱翔更需敬畏之心
没有人能轻易实现“像鸟一样自由飞

翔”。

极限运动，对参与者的体能、技术等都有着极高的要求，需要经过长期的、系统的专业化训练。

第一位亮相翼装飞行世锦赛的中国选手、曾获翼装飞行世锦赛穿靶赛亚军的张树鹏告诉记者，成为一名专业的翼装飞行员，前期要经过高空跳伞培训，“跳够200次以后，才能学习高空翼装飞行。”积累了100次高空翼装飞行经验，同时高空跳伞和高空翼装飞行的次数累计达到400次之后，才可以学习低空跳伞；低空跳伞再积累100次经验之后，才可以学习低空翼装飞行。

从事翼装飞行前，张树鹏是滑翔伞国家队队员，曾获滑翔伞世界冠军，11年间共完成了15000多次飞行。在张家界天门山，他已完成超过1060次翼装飞行。

记者了解到，在进行一次翼装飞行前，飞

行者要确保所携装备齐全、功能正常，飞行前的检查装备流程必不可少，一般要检查三遍——拿到装备时、登机前和起跳前。低空翼装飞行装备主要包括合适的翼装飞行服、降落伞、头盔和辅助设备如高度表、GPS对讲机等。高空翼装飞行在此基础上，除增加额外的备用伞，还配备一个高度警报器。飞行者一般将设定好的警报器放在头盔里，一旦到了需要注意的不可控高度，警报器会鸣响提醒。

事实上，在部分中国“90后”甚至“00后”群体中，极限运动正越来越普及。“有更多人参与到突破自我、超越自我的运动中来，这是一件好事。”张树鹏说，“与此同时，也要对危险性充分预估，各方面准备要十分充分，才能更好地驾驭极限运动。热爱极限运动的同时，更要对生命和规则抱有敬畏之心。”

（记者阮周围、袁汝婷、王昕怡）
新华社长沙5月20日电

挑战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救援人眼中的极限、风险与救援

张家界女翼装飞行员失事的消息，王旭东一直在关注。固然因为各种新闻APP的推送，更是他身为绿舟救援队成员的本能。

“非常遗憾一个年轻生命的逝去，翼装飞行一旦出事可能就是大事。”手机那头他的声音，带着职业的冷静和客观。“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它的意义。”

两年亲身经历过泰国少年足球队“的世纪救援”，王旭东很明白，险情往往来得猝不及防，有时需要总结原因，有时就是没有原因。身为一个热爱户外运动的救援者，他依然强烈地赞美探险精神，只是强调一定要准备充分，将救援前置。

极限不是问题 超出才是

12日在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取景拍摄纪录片时，两名翼装飞行员中的一名女性在飞行路线偏离后失联。多支救援队持续搜救后，18日接到当地村民报告，在玉壶峰北侧下方一处密林内发现一具遗体，后确认为失联者。

根据相关部门通报，遗体发现地点海拔高度约900米，距其在空中直升机上起跳的位置垂直落差约1600米。经后期确认，她的降落伞包未打开。

曾在天门山飞过的翼装高手盛广强此前接受采访时谈到，女飞行员本来进行的是高空翼装飞行，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没能在900米以上的安全高度开伞，从而飞入了自己并不擅长的低空领域。

未能开伞的原因尚不清楚。从救援的角度，王旭东表示，这次事发后6天就找到失踪者，搜救时间已短到让他有点出乎意料。

“因为山岳救援最关键也最困难的就是对失踪者的定位。在此次事件中，失踪者从高空跳下后失联，需要搜索的范围非常大。”失踪者并未携带通信设备，无法利用定位系统直接获得准确位置，增加了搜索的范围和难度，等于“盲搜”。

而山区地形复杂、植被茂密，独有的小气候又容易形成雾气、降水等，影响飞机飞行和能见度，因此无论是飞行器在空中排查，还是地面人工搜索，都受到极大限制。

事故令人唏嘘，包括“国内翼装飞行第一人”徐凯在内，圈内多人发文悼念又一个爱好者的离去，舆论也再次聚焦这项极限运动。

尽管有很多次救援的对象就是类似的户外运动爱好者，但王旭东和他的绿舟同伴一致认为，极限运动带有很强的挑战性、观赏性甚至高科技性，体现了人类认知世界、超越自我的勇

气。“风险是客观存在的，能做的就是准备充分、量力而行、懂得放弃。”

翼装也很反对称这项活动“死亡游戏”的说法。早在2017年，徐凯就说过，他看过太多付出生命的案例是“太着急”造成的。“如果你只是想满足飞行的梦想或体验这种自由飞翔的乐趣，实际上是非常安全的。你没有必要去做超出自己极限范围的尝试。”

救援不是大片 拒绝心跳
翼装飞行惊险刺激，但救援要稳，拒绝心跳——就如同两年前那场“世纪救援”。

两年前，一支泰国少年足球队在清莱府一处洞穴探险时，因暴雨积水被困，在全球近千名救援高手的努力下，18天后平安脱险。王旭东所在的绿舟应急救援促进会中心当时派出5人赴泰。

获救的12名少年成为明星人物，这场全球瞩目的大事件被拍成了大片，而曾短暂曝光于聚光灯下的救援英雄们，生活早就回归了鸡毛蒜皮。

绿舟队员们清楚，轰轰烈烈、奇迹反转，那是大片。真实的救援，“枯燥、非常枯燥”。

泰国那回，是“百年一遇”的极端情况。洞穴狭窄曲折，不见天日，多处洞道被水淹没，救援难度极大，因此汇聚了世界顶级的洞潜专家。绿舟救援队曾试图在洞穴上方的山上寻找支洞，把水平搜索变成垂直搜索，以解决洞内潜水困难。但更多时候，是在收集信息、研究图纸和无穷无尽地等待。

尽管最终的救援方案还是选择了洞潜，不过有天晨会时，在例行的泰国国歌后突然奏响了《义勇军进行曲》。那一刻，“还是有点小骄傲的。”队长王林说。

三千里之外，绿舟秘书长董萍则带领一支20人的队伍在京聆班坚守，“前方起码半小时回传一次信息，后方24小时随时提供各种后续支持。”世人眼前的惊心动魄，由背后一件又一件烦琐的工作堆积。

“世纪救援”尚且如此，日常救援更不用说。

最常见的救援和这次张家界天门山救援一样——找人。寻找迷路“驴友”，有点像警察拉网排查，得把可能的路线一一用脚量过。绿舟队员王波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对救援充满幻想的青年满腔热血地跑来当志愿者，然后被“走啊走”浇个透心凉，最后再悄无声息地离去。

啼笑皆非的例子也有。有次在百花山，王

旭东和迷路者隔着山谷吆喝，对方表示自己筋疲力尽，一会儿得抬着才能下去。结果碰面之后，“包都不带，浑身使不完的劲。之前就是吓得，如果他能冷静一点，可能都不需要我去”。

即使遇到真正危险的场景，热血上头的“大片式”救援也不是正确姿势。救援虽然涉险，但不能冒险。“别看大片，这和现实没什么关系。”王旭东说，“我们定的方案一般是非常保守的，但安全。”

要说不刺激也不全对，毕竟救援经常见尸体。“也会害怕的。要说怎么能平静，说白了就是见多了，不让自己的情绪影响整个救援。”队员杜连洋表示自己不是天生胆肥。

公认胆大的是王旭东。部队大院里长大，从小就当兵，进行过各种自我训练，包括“晚上独自无照明上山进个坟地”。进入救援领域后，有机会他会去医院急诊抢救室观摩，既提高急救水平，也算心理锻炼。

要胆大，还得“心硬”，尤其是遇险者家属在旁边哭的时候。王旭东的经验是：“要冷静，甚至冷淡。太动情，就会失去对风险的客观评估——你会冒险，你的队员会冒险。”

而救援的第一原则就是救人者要先保证自身安全，冒险是大忌。

救援不是目的 无险才是

几年前在广东，一个孩子在河边洗手时不慎滑入水中，家人着急下水救人，结果酿成了七人遇难的惨剧。全家唯一会游泳的舅舅成为唯一的幸存者。

“不是说会游泳才可以救援，即使不会，也可以递棍、抛东西，但首先要保证自身安全。”王旭东感慨，如果当事者有救援的基本知识，或许悲剧可以避免。

这也是绿舟积极开展防灾减灾培训、努力实现“救援前置”的原因——救援的最高境界，是无险可救。

在王波眼里，救人只是一个动作，而救援是个体系，包括能力建设和风险评估。“没有经过培训的救人动作，意外和危险随时会发生”。

相比技能，普通人更欠缺的是风险意识。有一年北京昌平马刨泉有人溺亡，绿舟前去打捞，第二天早上才找到溺亡者。那里是挂着牌子明令禁止野泳的，但队员们还在把尸体往上捞着，旁边又有人下水了。

这一幕让王波至今耿耿于怀。“他们的内

突如其来的疫情，给以“线下”“聚集”等为特征的体育产业带来巨大冲击。行业内的许多传统领域都按下了暂停键，损失不可谓不大。“健身教练送外卖”等花絮新闻也开始见诸报端，凸显出从业者的无奈。

随着疫情逐渐稳定，体育产业的复工复产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不仅传统行业逐步恢复，线上健身教练、电商主播为代表的新职业也展现出了强大活力。

疫情“野火”掠过，许多新苗正在成长。

线下有压力，线上求生机

这段时间，健身博主宋斐格外忙碌。今年2月到4月，她在B站(视频网站bilibili)上的ID“海洋饼干Sophie”粉丝增长17万，她自己的APP平台用户数量也从2019年年底的不到一万猛涨至三万左右。

“我的主要受众为女性，她们对于‘体态矫正’‘健康地瘦’等方面的需求量很高，而且这个需求无关年龄，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升，生活品质、自我管理的意识一定会加强。所以我对未来的发展前景还是持乐观态度。”宋斐说。

疫情期间被迫“宅家”，客观上促进了线上健身行业的兴起。据统计，淘宝2月“运动/瑜伽/健身/球类用品”类目直播引导的成交金额环比上涨213%。在健身平台keep的天猫旗舰店，一款瑜伽垫月销量就超过2.5万。多个平台的数据显示，诸如瑜伽垫、小哑铃、弹力带等常见的家用运动装备销售在疫情期间都有一定增量。

和宋斐一样忙碌的还有“功夫者”APP创始人秦国徽，作为一个涵盖近500名老师、近20000个视频、3000多个课程的平台掌舵人，他在疫情期间也发现了新的趋势。

“疫情期间，大家更多地转投线上，很多武术老师‘被逼’开始接触线上教学。有数据显示，疫情期间线上武术教

学活跃度很高。”秦国徽说。

大连科技学院院长张福利认为，体育行业属于大健康的范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体育消费占比将越来越高，百姓对于体育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就必将产生新的相关产业和职业。“比如大家都知道的体育‘网红’，这些‘网红’通过带货不仅能够搭建自己的社交圈，还能围绕体育有运动产生健康咨询、运动指导、健康评估、营养指导培训等附加产业。除了体育‘网红’，还有很多新职业也进入到了我们的视野当中，比如体育心理师等。”他说。

根据体育圈“上场”招聘平台的反馈，疫情期间，体育培训行业的教练员、指导员等岗位需求有所下降，但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大型体育培训机构开始增设“短视频策划”“视频编辑”等相关岗位，孵化自己的明星教练，发力线上业务。

就业有压力 开拓新战场

对于有意向在2020年进入体育行业的毕业生来说，疫情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和迷茫。

根据教育部去年10月发布的数据，2020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将达到874万人，同比增加40万人。今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与智联招聘发布的《2020第一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显示，受疫情冲击及季节性因素影响，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下降。2020年一季度招聘需求人数减少，求职申请人数增加。

“上场”平台负责人付宇同表示：“疫情下，体育产业招聘需求减弱，看似影响的只有应届毕业生，实则不然，部分在大三实习的专业学生，也会进一步挤压毕业生的就业机会。”

危机中也蕴含着机遇。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体育与健康产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振宇表示，疫情给体育产业就业带来的冲击是毋庸置疑的，但在困境之中，依然存在着机遇。他说：“受《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大基建、大文旅政策影响，体育管理活动大类中的体育专业团队、行业团体存在服务机会增长；体育传媒与信息服务业大类中的互联网体育服务会持续走高；其它体育服务大类中的体育旅游服务、体育健康与运动康复服务会是涨幅最大的增长点。”

长期从事体育产业招聘对接的ECO氩体创始人骆达列出了4个自己看好的新兴领域，分别是电子竞技、少儿体适能、培训和全民健身；体育+科技；有助于提升体育产业线上化效率的赛道，比如体育直播电商。

关于看好这几条赛道的内在逻辑，骆达表示，最终要看体育产业细分赛道市场化的程度。“新兴职业的潜力、需求和活力，完全取决于所在赛道结合市场化的深度。”骆达说。

王振宇表示，体育新职业发展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满足消费者、参与者的需要层次，个性化、社交化、自我提升化；第二，在国家经济与产业角度，产业发展与着力点消费，不考虑消费的项目不会持续，没有营收能力的企业会淘汰。他表示，从发展的角度，体育“真”运营人才（赛事、场馆等）、体育健康与康复人才、体育经纪人才、体育研究与规划、策划人才等，将是未来体育市场上需要的人才。

练就“真本事” 迎接新希望

面对特殊形势，求职者应该如何“应时而变、应势而立”？从业者和专家们从各自角度为求职者提出了期许和建议。

“真本事”是秦国徽从事线上体育职业的最大感悟，他认为，线上教学这种新业态对老师的素质要求更高，“必须会真功夫”，而且由于是线上线下相结合，对老师的综合能力也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健身博主“老赵”（原名：赵睿甲）也认为：“本身自己要有‘硬实力’，这是内容输出的核心，其次要对社会背景有所了解。我想到八个字‘持续学习、无愧于心’。”

2019年全国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发布《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和《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文件中明确提出了使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预期。在这样的预期下，专家们对体育产业的未来有十足信心。

黑龙江大学社会学教授曲文勇认为：“这次疫情确实对中国很多职业造成冲击，给人类提出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如果能够有效、迅速地进行调整，利用新技术来改变传统的学习生活方式，那么新职业就会像井喷一样出现。”

张福利表示：“现在是个体经济兴起的时代，线上体育平台的用户正在呈几何倍数增加，整个行业也正在经历一个体育运动商业化的升级。随着体育文化的不断培养，体育运动将成为人们的刚需，新兴的体育岗位要符合两个特点，一是能满足客户刚需，二是能为客户创造价值，将这两个特点结合起来，就能在未来开辟一片新天地。”

练好“真本事”，拥抱新时代，体育产业拥有着美好的未来，但脚下的路还需要从业者们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地走通。

（执笔记者：林德韧，参与记者：王楚捷、张逸飞、王君宝、李琳海、刘阳）
新华社北京电

疫情『野火』过后，体育新苗生长